易意參疑

䷪ 乾下兌上

夫揚于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

以五陽去一陰以正去邪以盛制衰初無難事故曰決之而已其勢則然也聖人之慮遠故又為君子謀言必盡決之之道斯能成決之之功揚于王庭使其罪暴白于天下而天下曉然知其罪之不可不決則彼亦不能有辭于天下矣孚號吾同類君子使皆同心戮力而翕然有不可抗之勢所謂扶之者衆也然君子防小人常疎小人伺君子常密故彼罪雖著我力雖齊尚當操心危慮患深而不可輕易放肆也且先諸己而后非諸人苟不能先治其私而徒尚威武以求快則以力服人未有能服人者也故又當告命自邑使吾舉動光明極為正大絕無纍

可來而小人不得以逐其後不可專尚威武以求勝夫以必去之勢而加以万全之謀則我所以去之者有辭彼所以伺之者无隙由是小人盡去吾道大行而无不利矣

彖曰夬決也剛決柔也健而說決而和

本卦体有決陰之勢而什其名又因卦德有決陰之善而賛其美和字總承健說末不是和柔之和乃事合机宜動中肯綮而得其和之謂惟卦有健說之德則以之而決小人也健以斷之固不緩治以失其机說以處之亦不輕動以激其变不猛不縱非激非隨所以決小人者得中道矣不其決而和乎向使徒而不說太剛則暴悖而不健太柔則廢其能得決之之道而和者鮮矣

孚號有厲其危乃光也

言既孚號而又能危厲然後吾之所以去小人者爭動万全而
君子之道乃為光大也
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
卦体五陽盛長若更長而為純乾則陰道乃終而无復遺類吾
道有不大行乎此所以利往也終者陰之尽陰之尽則陽之純
而滿朝皆君子故曰利往者快之之詞
居德則忌
施祿及下固是君子及物之德然不可以是為我之德而自居
也若以德而自居則失之忌雖有所及而其所及者亦隘而不
廣矣本義謂未詳以象傳例无反語故云然
初九壯于前趾往不勝為咎
君子之決小人必恃吾有自勝之道而後可以勝人揚庭孚號

有厲告邑所謂先為不可勝以待人之可勝故其圖謀爲全如此初九居下其委任權力本不足以勝之而復任其剛壯前進以決小人是為專尚威武而欲逞于一擊以自快其憤者此即戎則有之而揚庭孚號有厲告邑皆弗之講也蘇子所謂是亦不量其力且見其身之危莫之勝以死也故曰往不勝為咎京房困于恭顯劉蕡困于宦官初之謂也

九二惕號莫夜有戎勿恤

二所謂健而說決而和者惕則共為謀也號則其為力也集以此決陰小人无可乘之隙矣故有戎勿恤所謂有備无患也

有戎勿恤得中道也

天下之最可患者名為治平无事而其實有不測之憂小人之謂也九二有戎勿恤以小人為不足畏者蓋以九二得中中則

决之有道而惕號无所不至小人自將畏服之恐後矣復何患哉

九三壯于頄有凶君子夬夬獨行遇雨若濡有愠无咎

上是决之太暴下是决而和也三以過剛不中而當决時是欲决小人而專尚威武所謂不勝其忿而欲逞于一擊者以此决陰秖以兆禍耳故有凶然三在衆陽之中獨與上六為應其勢不容不决顧其决之何如耳若能果决其夬有真实要决小人之心則雖暫與之合而為善類所愠然終必能决去小人而无咎不犹愈于壯頄而凶者乎夬决是我的心若濡是我的迹有愠者以迹而疑之也曰无咎則心果能决而迹不足以累之矣有愠无咎請弟可以避嫌而不為曰終无咎則始之愠不足言

九四臀无膚其行次且牽羊悔亡聞言不信

九四亦是君子當夬之時君子本該去決小人但四以陽居陰无剛決之才又不中正无養重之德故居則不安欲與衆陽競進然行則不進不能決以成功故為臀无膚其行次且之象為四謀者當何如但當讓君子前進而我隨其後衆方揚庭以声其罪我則從而和之衆方呼號以集其類我則從而應之則因人成事而次且之悔亡矣與其先進而失道孰若後順而得當與其競進而无功孰若從上而獲吉為四謀者无出此言矣但恐當決之時銳進之心勝退讓之風微雖聞此牽羊之言未必能信也信斯言也則其悔亡不能信斯言也則其行次且矣信

否之間而得失之係焉可不信歟

聞言不信聰不明也

惟其好進之欲有以蔽其本心之明故不能審于听信之宜決

于從違之路而牽羊悔亡之言未必能信也此惜之之詞

九五莧陸夬夬中行无咎

五近于上是以人君而親近于小人陰柔邪媚得以入之殆不能无比暱之私陰邪之累矣故象如莧陸然五陽上陰其類則不同矣故戒占者識能果決其決不係私愛而又合于中行如所謂健而說決而和者則小人終當決去而不為其所累矣夫何咎牽于私者或係而不能決果于決者或激而傷于暴故必夬夬中行而後為決之善也

中行无咎中未光也

上中行中字與下中未光中字亦微有別六五果決其決而又不為過暴則于中行固不為小人所累而无咎矣然究極其心事而言則于中道未得為光也盖人心体之謂中必心无一毫

係累无一念勉強然后吾心之中適得吾体而其道光今五之決小人特以義之不可於公論上去不得故不得已而去之據其迹雖无所妨察其心則有所係是其心体有未純而于中道有未粹矣安得為光大乎蘇夫子誅意之論所以責望于君心之純而嚴小人親昵之防也

上六无號終有凶

陰无黨類其能免乎此聖人為吾道大快之辭也

易于剝見剝一陽之易為君子危也於夬見決一陰之难為君子謀也聖人之意深矣

☰☴ 巽下乾上

姤女壮勿用取女

復次剝明治生于乱姤次夬明乱生于治聖人好陽惡陰欲治

惡亂故一陽始生則曰復者期而至也一陰始生則曰始謂不期而來也一陰而遇五陽寡能敵衆是其壯盛能加害于陽者也勿用取女以去害也蓋小人害正君子引而用之是自貽其害也冠萊公之于丁謂有明鑒矣曰女壯者忌其盛曰勿用者嚴其防

勿用取女不可與長也

小人害正不可一朝居故君子勿用防其源也

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剛遇中正天下大行也

此於陰陽中看出好處來前以陰陽淑慝言此以陰陽之不可相无者言造化之本獨陽不成始以一陰生于五陽之下是當天道純陽用事之日而得陰以助其化則燥烈之餘有所滋潤而品物之長養者莫不形形色色燦然章美此造化以遇而成

功也有德无位則德不能以自行卦体九五陽剛而居中得正是君有英明果斷之德而遇无中表正之位由是德以位彰而陽剛時出治道大行于天下此聖人以遇而成治也

姤之時義大矣

非贊其大言其可慮者大也一陰始生其勢必盛故聖人謹之

天下有風姤后以施命誥四方

風以鼓舞万物命以鼓舞万民風自天而下无物不遇人君尊居九重勢固不能與民相遇惟王言一布則上情下達而君民之心始遇矣

初六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孚蹢躅

一陰始生漸不可長故戒以金柅欲其止而不進也夫止而不進此小人之貞也能守此貞則吉不能守此貞而往則凶羸豕

進於陽雖為君子之害然自古未有小人得志而能善其後者故一静一動分而小人之吉凶判矣可不正歟然小人浸長之勢已不可遏故以羸豕蹢躅喚君子言今日雖微後來必有得志之日今不備後先及矣以禍福論小人恐其肆害于君子也以后患警君子恐其受害于小人也聖人之情見乎辭矣

繫于金柅柔道牽也

與小利貞浸而長一意防其漸于將熾之時謹其微于始進之日聖人之處蓋逆知其蹢躅之事而先為是以遏之也

九二包有魚无咎不利賓

九二是箇得時君子位與初逼是小人在其管轄中而駕馭之权在我故為包有魚之象夫因利乘便則防之甚易而陰邪之禍庶其免之故无咎使及今不治而機會一失則貽禍他日將

有不可制禦者矣及賓之戒可不慎歟剥之貫魚陰從陽也姤之包有魚陽制陰也

包有魚義不及賓也

當机會可乘之時正須及時制御義字要分曉中溪曰譬衆漁之取魚先至者一舉綫而得之後至者雖善漁而利不及彼矣

九三臀無膚其行次且厲无大咎

過剛不中上体無應者也上下无遇朋類之寡助者也故平居无樂善之朋难乎其為安矣上行无汲引之士难乎其為進矣故為臀无膚其行次且之象占有孤立之患病其无所遇也然无陰邪之累為其无私遇也

九四包無魚起凶

以微應言陽君子陰小人不可有也以貴賤言陽為君陰為民

不可无也四象君而初象民初遇于二而已非四有矣民心既去国势将傾厉階自此起矣故曰起凶言难将作也

无魚之凶遠民也

得道多助天下順之民未有无故而去之者今不能繫民之帰而致民之去則民之遠已实已遠之矣去此以責其君

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

陽剛中正有決陰之德就杞之堅实三卦于上有決陰之勢就杞之高大以君子之領袖而防新進用事之小人如以杞包瓜忘欲勝之也然陰陽迭勝時実為之彼小人者必先得于其君而自固于天下使不勝其怨而決去之則禍変作矣惟當含晦章美不動声色不露圭角而静以制之黙以驅之則邪道終有窮天命終有定彼小人者終當決去而吾道之春復還矣有隕

自天依舊是陽明景界也五不作君有蔡子大臣論謂智者內以自固其君子之交而厚集其勢外以陽浮而不逆于小人之意以待其間寬之使不吾疾袒之使不吾慮啖之以利以啟其智順遂其意以發其怨然後待其發而乘其隙推其墜而挽其绝故其用力也约而弟後患如此者功成而天下安之此與含章意頗合

九五含章中正也有隕自天志不舍命也

中正故能含章使无大迹彰則未免露其才華而英氣用事所謂事未成而机先露烏能含章以制之志不舍命謂能含章而不違乎天命也陰陽消長時運之常時廢静作此正志之能順命處順天者終有回天之功故有隕自天

上九姤其角吝无咎

以剛居上非下人資又乘其位光富孚之力孤立于上誰其與之故爲始其象口與九三同象

䷬ 坤下兌上

萃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亨利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

坤順兌悅民與君聚剛中而應君與臣聚澤上于地則万物類聚也萃之名以此彖辭作四讀皆兼字上得來萃則精神既聚可以有事于廟故假廟者所以致其孝于先也萃則人心始合非主誰其統一故必見大人然不可不貞者恐其聚而爲亂也萃之時其用可豐故用大牲而不爲過修萃之時其道可行故攸往而不爲妄動占者有戒遂句可推前庵天程式謂假廟以事神見大人以事君用大牲就承假廟來攸往就承見大人來上下連續亦好

彖曰萃聚也順以說剛中而應故聚也

下非順而上非說君民渙矣非聚也上不下交而下不上應君臣暌矣非聚也惟卦德順以從君說以先民卦体君以剛中下交臣以虛中上應一則元后黎獻共爲一心一則元首股肱相爲一体此大道爲公天下一家之氣象也不其聚乎故爲萃假廟以孝字作主見大人以正字作主致孝以享只是聚己之精神聚出于正故見大人而自无不亨雖不復解利貞而利貞已了然矣如張良爲韓報仇便是聚以正所以後遇沛公一見而功成志遂卻不是亨，

用大牲吉利有攸往順天命也

天命主理言當用而用當往而往一斷于理而已故曰順天命若非萃之時而必用大牲必有所往則非順理之爲矣於此見

損之二簋非儉也萃之大牲非侈也否之儉德非固也萃之攸往非通也皆時也理也

象曰澤上於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

津潤上行万物長養故有萃象君子於民物萃聚之時太平寧謐之時而凡礼樂刑政所以安內攘外者固无不豫至于武備亦所必除則弓矢素具器械嚴閑擊柝至暴客闇寇盜竊發吾亦有以待之而无患應之而有餘矣天生五材誰能去兵除戎器非右武也特戒不虞而已如晉之悉去州郡兵唐之議銷兵皆失之矣

初六有孚不終乃乱乃萃若號一握為笑勿恤往无咎

初與四為正應本有相孚之義者但有二陰所隔又陰柔不能固守故有孚不終以至妄聚而苟合是其咎也如之何而後其

咎可免若能知孚之不可不終志之不可或亂呼號正應而求與之萃則其一時所爲未必不以從違靡定之故而貽笑于妄求妄萃之徒然號之者正也笑之者妄也誠能无恤于人言不奪於群謀而必往以從上則有孚克終而所萃非亂矣復何咎哉爻有妄萃之戒聖人示反正之術以戒占者一握爲笑句正以見人言之不足恤而守正之不可不堅也

六二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

二應五而雜于初三二陰之間若縈二陰則失九五若獨從九五則失二陰皆不能得吉而无咎必牽引二陰以上萃于五則有以人事君之善而无爲邪離群之嫌吉且无咎矣然人臣能薦賢于君不能使君之必用猶之致享于神不能使神之必歆所賴以格君者恃有孚誠焉耳又二以虛中上應而五以誠實

下爻是其誠以事上而有以感格于神雖薄物亦可以祭故又爲乃利用禴之占焉此爻上以人事君下以誠格君當相連看

引吉无咎中未變也

人臣无忠愛之心故不能以人事君六二所以能牽引二陰以上萃于五者由其虛中之德上應而不變徇君之志許国之心不以筮仕而專不以官成而怠故能薦賢爲国引吉而无咎

六三萃如嗟如无攸利往无咎小吝

陰柔不中正而求萃則无以取重於人上无應與而求萃則又爲无端而往故人莫之與而其萃嗟如所謂徒自嗟嘆而已萃何可得也既无所萃何所利哉爲三計者惟往從於上庶亦免孤立之患而嗟如之咎可免耳但困然後往既非相求之夙心復得陰極无位之爻終无相助之大益故可羞吝然以應相求

分也亦理也既无所萃不往從於上更將何之故理所當從吝非所恤也

往无咎上巽也

往无咎何也蓋三與上爲應應惟不求則已如其從往于上則上以相應之義而聯相與之情必當巽而受之故可以有萃而免嗟如之咎也

九四大吉无咎

上比九五之君萃也下比衆陰與民萃也固爲得其萃者然以陽居陰不正能无邪媚之嫌乎故必以道事君不枉道以從欲以道治民不違道以干譽然後心事光明上孚下從而臣責塞矣乃可以无咎

九五萃有位无咎匪孚元永貞悔亡

五以陽剛中正居尊位是有元永貞之德而德稱亓位者也故人无不孚无咎若占者居是位而人猶有未孚者是亦吾德之未至也於當反己自修必有元永貞之德然後可以致天下之孚而其悔亡矣元永貞永即元之永貞即元之貞元永貞即所謂陽剛中正也

萃有位志未光也

既言萃有位而從曰匪孚則是君德未純民心未一王者无思不服之志當不如是也豈得為光大乎故言此以責其君

上六齎咨涕洟无咎

此不是空自憂懼有驚戒修德意思操心危慮患深務必恐懼脩省以改其前行之非而求以致人之萃則危者使平將不終于无萃而咎可免矣

☷☴巽下坤上

升元亨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

見大人以方升之時言南征以既升之時言方其升而見大人也則得以遂上下之交而无用憂恤由是既升而前進有所施為究竟自然得君行道而无不吉矣南征有向上之意是進去建功立業乃見大人後一步事

彖曰柔以時升

專重時字夫進當其可之謂時先時而升為冒進後時而升為失時卦自解來柔本居三今以時而升居于四是以愷悌之德當亨嘉之會逢機而進乘時而出不先不後升之善也故為升

君子不能為時能不失時而已

巽而順剛中而應是以大亨

蘇子嘗謂君子之欲得其君既度其君又度其身君能之而我不能不敢進也我能之而君不能不可為也巽順剛中度其身既能之矣六五下應度其君又能之矣是以元亨而利于升也内巽是内无欲速急迫之心非皇皇希利達者外順是外无冒時于進之失修乎天理順乎時宜非壯趾牽羝者此皆德之利於進也又卦体剛中則剛毅正直而其具又在我足以有為者也總未巽順剛中是有可進之德六五下應是為君者又好善忘勢而致明揚引用之誠此机会之利于進者故其占大亨

用見大人勿恤有慶也南征吉志行也

此所謂得君行道也見大人而勿恤則外比而膺晉接之寵作賓而被覲光之休豈不大有慶乎南征而得吉則行義而得遂隱居之求兼善而不失藏修之望其志豈不大行乎

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

順德即先慎乎德之慎天理之在人心猶木之在地中苟得其養无物不長苟失其養无物不消所謂山木人心其理一也故必收斂謹密以慎乎德念念謹當事事謹審使吾心之德由小而日積以至于崇高由小而日積以至于廣大積是積累積集日新月盛之意始之爲德之小此慎也積之爲德之高大此慎也慎是徹尾徹首工夫積字自慎字來積小高大雖要慎之自致然慎固未嘗不存者德須日日要進一日不進便是退也

初六允升大吉

據初六之才似不能升以比當升時而能以從陽故二陽挈之而彙征牽復以之事因則同心而共濟所謂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也其升必矣占者如之則信能升而大吉

允升大吉上合志也
當升之時二陽志在上進初六巽於二陽而與之合志則藉其汲引之功以行其南征之志上可以致君下可以澤民此所以能升而吉歟

九二孚乃利用禴无咎
二以剛中而上交五以柔中而下應是其信以感君而君心孚焉上下交而其志同也故卜祭者有其孚誠則雖薄物亦可以致神之格矣蓋有其誠則有其神否則神其吐之矣能无咎乎

九三升虛邑
三以陽剛之具當可進之時而又上臨於坤其勢易入故其升也沛然南征之利如虛邑然可為吾道幸矣

六四王用亨于岐山吉无咎

六四以柔居柔升於坤体順之至誠之極也故王者以誠而享于岐山則有福履之綏无慢神之失吉无咎

王用享于岐山順事也

四以順而升是所謂積其誠意以上通於神明也順有至誠之義順事有誠通之義誠以事神神无不格王之所以用享蓋取諸此

六五貞吉升階

五君位也君道非貞何以致治于天下五以陰居陽有不正之嫌故戒占者必當反身修德以歸于正道德仁義王之存于中也礼楽教化正之發于治也得吉如升階所謂升斯世于大猷事功不勞而致也貞之效大矣

貞吉升階大得志也

貞而得吉如升階則治定功成而大享紓宵旰之憂廟堂什痌瘝之慮後天下之樂而樂矣

上六冥升利于不息之貞

冥升者汲汲于外不息之貞者汲汲於內上六知進而不知退沉酣于勢利而莫之止何所利哉但可移彼求富貴利達之心以施於本然之正日有孳孳而不已乃為利也蓋君子為善惟日不足小人為不善亦惟日不足其不已之心總是一般故可移彼而施于此所謂惟狂克念作聖也

☵☱ 兌下坎上

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

陽為陰揜是一時適遭其窮而吾道正直之氣不得展舒振揚于天下所以為困素貧賤行乎貧賤而貧賤不能移素患難行

乎患難而處難不能揚處困能亨得處困之正矣此惟大人能之蓋困窮拂鬱之際非素有涵養識見者孰能无所恐懼疑惑而動其心故曰大人吉无咎困而能亨就是吉困而不能亨就是咎有言不信此又戒人之處困者邪无道危行言孫凡處憂患之際毋須善藏其用若察察然以自鳴好盡言以招人過難乎免於今之世矣嘗謂內文明而外柔順文王之所以處困而亨有言不信戒人之用晦而明正欲人之能亨也蓋當困之時而不能收斂謹默則失其亨而其困益深矣故大人吉无咎與其能亨者也有言不信戒其不能亨者也

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亨其唯君子乎貞大人吉以剛中也

亨只是處之泰然无所恐懼疑惑而動其心之謂所亨所字要看得分曉吾心自有一種光明意趣一段通融境界隨他顛沛

流離動吾心之所亨不失不失言不〻爲所累維心亨乃以剛中也困而亨惟剛中能之剛則不屈中則不倚見得真自不為事變所惑立得定的不為困窮所移故言貞大人吉非剛中則不得為大人非大人則不得言困亨矣

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

窮字自尚字來當困之時其所尚以處困者必知義安命而不失其亨可也使徒尚口舌而不能晦處靜俟務為過激之論乃所以自處困窮耳故以為戒

君子以致命遂志

致命只是拚命幹事非必是殺其身遇君父之難當國家之难此時此際真須不有其身拚命做去以成就一箇是蓋論是非不管利害論順逆不管死生拚我一身或以援百萬生靈之命

或以植千古綱常之重蓋人惟有所顧恤所以幹事不能遂他的念誠能致命而為則无顧恤而志无不遂矣此所謂殺身成仁舍生取義

初六臀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歲不覿

夫人之處困必智足以觀變才足以運用方可以得亨初六以陰柔處困之底居暗之甚是當艱難險阻之地而才不足以有為智不足以觀變故從臀困于株木不能以自安從入于幽谷三歲不覿不能以自通也處困之底以全体言居暗之甚以本体言株木非安居幽谷非明地甚言其困耳

九二困于酒食朱紱方來利用享祀征凶无咎

九二有剛中之德以處困時是能濟天下而居大臣之位者也故其尊位重祿雖足以娛樂于一身然身處乎憂患之域而行

乎利害之途則百責攸萃而身反為其所困矣上又承五之應而寵任方隆則其寵愈隆而責愈重其困抑又甚矣故為困于酒食朱紱方來之象皆困之善者也又剛中有孚誠之義上應有感格之機故占者用以享祀則利若征行則非其時矣有凶道焉然德之可為者在我而其不可為者在時於義終无咎也

困于酒食中有慶也

當困之時槩不能以免困独二以剛中之德見用于時則有位高任重之榮而不免有投大遺艱之處故為有此酒食之困而與諸爻不同也漢末武侯尽瘁相蜀此之謂歟益以凶事為益困以有慶為困之義正相反

六三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

三以陰柔不中正才德俱劣以不能審己量力外不能審時度

勢不善處困而益以甚其困者也故居四之下欲犯四以求進然則壯如四如之何其能脩進不可迯不可來之坎坎雖有上六之應然終不能自保而正應亦弗我與矣故有困于云云之象處困而困及其身凶何如也

九四來徐徐困于金車吝有終

初本四之正應然四以處位不當无濟人之才故初雖困于下不能濟其困而初之來也徐徐又閒于三不能去其閒而爲九二所隔強敵在前先以自售故只爲困于金車之象夫正應在下莫之能濟使之困于時而阻于鬪者之道也然邪不勝正終必得合始也來徐徐終當其娶婚之婦也困于金車終當往遇而則吉矣

象徐徐志在下也雖不當位有與也

有相求之心故終有相遇之理雖不當位豈以才之不能濟物而終閒哉

九五劓刖困于赤紱乃徐有說利用祭祀

截鼻曰劓傷于上也去足曰刖傷于下也五上比上六為豎御所蔽下乘九四為強臣所共吾所用者反為所困矣故為劓刖之傷赤紱之困然以爻為剛中有英明果斷之才卦為說体有區處調停之術豎御強臣勢當制馭有道帖然畏避之恐後矣一時雖困久則必亨故又為乃徐有說其象如此其占可知然剛中有孚誠之義以奉事神無不格故又為祭祀之吉占

上六困于葛藟于臲卼曰動悔有悔

以陰柔處困極于窮時窮故欲動以求解則才力不及其何能動欲靜以安處則時勢危迫其何能安既全動不得又少定不

得動必有悔无往不困矣占亦頤其悔悟何如耳若能悔而改之去陰柔之疾以成陽剛之善則振拔有為而不終于困矣悔以去悔此教人補過之門

䷯巽下坎上

井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井汔至亦未繘井羸其瓶凶

為卦巽木入乎坎水之下而上出其水木之根荄深入于坎水之中而水之津液上行於巽木之末得水之精於上之濡以上之潤為木之華猶井水在下而上行也有井之象故名井卦辭專論治法〻有萬世通行不得與民變革者猶井之不可改也其或制度文為有行于此而不利于彼宜于古而不宜于今者則與時宜之可也猶邑之可改也為治者誠能遵先王之法守經常之制而不輕有所變革便有些斟酌損益亦不過其弊之

當革法之可更者耳如是則於舊法无所增損而人人得以濟之世世得以守之於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而往者來者皆井其井也然致治以法於汲井以瓶瓶者汲水之具法者致治之準使遵守常法而或以茍且慢易之心棄之所守不終而紛更或繼於汲井幾至未及繘而敗其瓶則功雖垂成亦終必敗而已凶

彖曰巽乎水而上水井井養而不窮也

此什井之名而因及其用井之為井本水在下而出之於上者也卦以巽木入乎坎水之下而上出其水則是地中有水水之津液上升凡木之生枝生葉都是這泉脉上行蓋木之根荄下着土膏故土之潤上達而為木之華是於井水在下而汲之上行也井之得名蓋以此井不動而及物其泉混混有以為烹飪

灌溉之用於凡往者來者皆井其井而无有窮盡故養物之功大矣井之為用蓋如是因其名而及其用則不惟知卦之為卦而又知井之為井矣

改邑不改井乃以剛中也

陰柔不能固守過剛喜于有為皆非善守法者也卦之九二剛中是得臣道之純者九五剛中是得君道之純者剛則德性堅強中則充養完粹躁妄過暴之失舉不足以累之故能監成憲率舊章當因而因不少紛更煩擾也改邑不改井以此

君子以勞民勸相

井養万物而不窮君子者万民之所賴以養者也民之失養其誰之辜故必行井田教樹畜以慰勞斯民而又功勉以相助之道使之彼此賙恤而无一民之不遂其養也勞之自我者以君

養民功之自我者使民相養勞之不已又從而助之與愛人无已之心容保无疆之治

初六井泥不食舊井无禽

陽剛為泉上出為功此井六爻之大義也初六陰柔不泉居下无位既无淵泉之蘊終何及物之功故既曰井泥又曰舊井既曰不食又曰无禽初之无体无用甚矣

九三井渫不食為我心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

上是指之之辞下是期之之意三以陽居陽剛德之純者也在下之上則猶未離乎下者故雖淵泉內蘊有尊主庇民之略然王明未遇井養未行有其德而莫之識徒使興論共嗟知己稱屈而已然君子不患時之未遇而患德之未立三既養之有素可用以濟溉三畝霖而天下猶井之可用以汲者使遇明王者

必將奉而用之則其道大行而名實加于上下君民並受其福矣豈終不食而已哉惻其不用而又期其必用蓋為三之德不當見棄于時故拳拳之意如此

井渫不食行惻也

言无于預的人亦為称惜以見天下人心公論也

六四井甃无咎

三在內卦渫井內以致其潔四在外卦甃井水以禦其污四本陰柔不承然柔而得正為能反身修德不混于濁世不污于流俗故雖无上出之功亦不失為清修之士矣无咎

井甃无咎修井也

六四承順得正其洗心浴德以之自治則有餘若言其經世澤民以之澤物則不足然已无愧于其修之道矣故曰修井也

九五井冽寒泉食

五有陽剛之德井養之具在一心居中正之位井養之功在天下故象以井冽其体裕矣象以寒泉食其利溥矣

寒泉之食中正也

中正以時位言雖有其德苟无其位雖寒泉而不爲人食矣

上六井收勿幕有孚元吉

以全体言上出爲功以坎体言坎口不揜是能普其芳民功相之功大其井养不穷之惠人人被澤在在蒙恩者故從井收勿幕然天下无无体之用无不本于道德之功業上言井收便是有泉可汲便是井之有孚矣故占占者必須涵養精純修治完具使吾實德之存存真有時出而不穷者則源深流長自然功及于物如井收勿幕而元吉矣否則出之先本尚安有濟物之功

哉

元吉在上大成也

元吉以澤之所及言大成以功之所就言恭道以万物得所為極致令於井养之終而得元吉則博施濟衆為聖人功化之極民胞物與為儒者功用之全事業至此大有成就矣豈曰小補之哉

䷰ 離下兌上

革已日乃孚元亨利貞悔亡

百姓之愚可與習故難與更新故以理勢度之初革時人未之信必待已革之日事久論定然後人心始孚此可見革之难也然事有不容不革者亦須人情不得但要革得停當如卦德文明以均義理和悅以順時勢凡所革者皆必大亨而合于正則

雖未信於初亦必見信於後而其悔亡矣子產變法于鄭與人始而謗終而誦巳日之孚可徵矣

彖曰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

火然水决勢不相容則以生息之故少上中下志不相得則以倫序之乖均有相革之義故名革

巳日乃孚　其悔乃亡

文明足未革時為能察事理酌時宜先見得當革與不當革處說是初革的時又能隨事順理因時處宜從容和緩可革方革初不急遽妄為故其所革者皆大亨而得其正既亨且正則革死不當矣當者合天理而順人情之謂更化宜民變通盡利又何不信不從而其悔有不亡乎

天地革而四時成　時義大矣哉

天地間不過陰陽二氣之流行而已陰極則陽生陽極則陰生陰陽交換故見時寒時暑而歲序成夏商末造天命人心厭亂故湯革夏武革商上順乎天而天命為之維新下順乎人而人道為之丕變夫天地以革而定歲非革則造化或几乎息矣湯武以革而定命非革則治化或几乎窮矣革之時大矣哉

君子以治曆明時

天道人事関于四時〻之所係大矣不治曆以明之何以欽若昊天而敬授人時也於是制為曆書推日月星辰之度以定其中氣節氣之分步盈虛消息之數以定夫二分二至之候則氣朔不差寒暑不忒而四時之變无不明且尽矣是故明此於上則可以敬天而勤民明此于下則可以因時而起事

初六鞏用黃牛之革

革而不當非中也革而以躁非順也革言中順之道只是不妄
革不躁革而已初雖當革之時然居初則不當事任无應則莫
與弼成故但當以中順自守而不可輕有所為鞏用黄牛之象
占者亦固守之而已聖人之於變革其謹如此

六二巳日乃革之征吉无咎

柔順文明即所謂文明以說有其德矣有應于上其权在我勢
又可以革矣然變革之事非得已者不可以遽故必從容慎重
擬議于巳日之久必舊政不可一日有新政不可一日无然後
因時立政而改革之則革而當其悔乃亡有更化之善无紛更
之失矣征謂往革吉无咎只是革而人信之也

巳日革之行有嘉也

行有嘉即征吉无咎卦辭巳日乃孚言巳革之日此謂巳日乃

事勢已迫而不容不革之日也義亦小異

九三貞凶貞厲革言三就有孚

革之道貴審而不貴驟文王係革之辭開口就說已日乃孚誠有見于革之惟也文明以說斯革而當三以過剛不中非說而順矣居離之極反傷于明矣故其占為直往而革則凶雖事在所當革者亦不免于厲所謂不信不通也然其時則當革矣但能詢謀咨訪區畫商確酌乎古而準乎今參諸人而審諸己謀革之言直至三番結褁成就則始而非者終而是之始而疑者終而信之亦為有孚而可革矣革言是商量議處稽審與論而不自用也至于再至於三則慮无遺策事无餘理而致審矣豈復有所加哉故曰又何之矣

九四悔亡有孚改命吉

以陽居陰是承積弊之後宜有悔也有然卦已過中又當水火相息之際乃革之時而四本剛柔不偏又有能革之德者故占者有是德而當是時則墜緒可尋而理弊端可掃而去而其悔亡矣然變革之道非得人心之信不可故必以吾心之誠上格乎君下感乎民而上下相信然後與時宜之而更其命令則改絃易轍之規模死非與時更始之能事庶可以獲吉耳向使未孚而革吾恐群疑騰塞物議朋興弊未去而厲階作矣悔可得亡乎

改命之吉信志也

改命之事人所易駭駭則畏之而不信人所易疑疑則玩之而不信不信而更解能善矣四則信于人者素學上焉志通于君君信其更化以善治下焉志通于民民信其通變以宜俗此所

以致命而吉也

九五大人虎变未占有孚

陽剛為革之主以自新〻民之極而當順天應人之時故能革命以有天下皇猷帝制文德武功翕然改視如虎之希革毛毨而文章外見也占者得此有未易以當者必其未占之時規模預定人已信其有今日之設施經綸素具人已必其有今日之功用乃足以當此耳

大人虎变其文炳也

大人轉移世道如虎之变則重是一番世界礼樂刑政煥然革新制度文章燦然斉夲其文豈不炳乎可觀也

上六君子豹变小人革面征凶居貞吉

革道已成是當重熙累洽之日以時此際正比屋可封世界其

在君子則化惡敷德而光輝外見如豹之変矣其在小人亦皆
畏威遠罪收斂形迹雖未革心而已革面矣夫君子小人皆有
維新之化治道至此不容更有所為况上六之才又非可以有
為者故戒以征凶而居吉言不利于普而利于无所為也

君子豹変其文蔚也小人革面順以從君也

礼樂教化昭于天下文物之文也威儀言動著于一身文蔚之
文也君子豹変内與外一自然成文小人革面則雖未必其心
術之皆純然已改行而易轍矣

䷱巽下

鼎元吉亨

下陰為足以其分植也二三四陽為腹以其中実也五陰對峙
故為耳上陽横貫故為鉉陰趾陽腹五耳上鉉鼎之体云矣以

木巽火而致烹飪鼎之用行矣此鼎之由名也卦彖有德卦變有位卦体有輔人君備此以主器吾見經綸調爕上可以凝天命下可以係人心周大寶於不虞奠神器於不拔故其占為元吉

聖人烹以享上帝　聖賢

形象以具烹飪已行固鼎之所以得名矣然因其名而推其用殆不可以烹飪而小之也今夫聖人以一身而主天下之重器上思所以凝天之命故必有享帝之大典下思所以係人之心故必有養賢之盛禾二者并行固皆以一心誠敬為主然享帝用犢養賢用饔飧牢礼皆必藉鼎以烹之是明德之馨恭敬之實雖不專在于鼎而實以鼎而將者也享帝且然凡百祭祀可知矣養賢且然凡百燕享可知矣鼎之為用其大如此豈可以

然紐而怨之哉

巽而耳目聰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大亨

巽則中心和順而入理義之淵微耳目聰明則聞見昭融而極事変之通達此君德之純者也卦自巽來陰進居五是徵柔之主涉元后之尊天位隆矣六五得中下應九二是虛中之君礼陽剛之助元良佐矣夫不徒有位而又德以居之不徒有德而又賢以輔之則陰陽燮理化育誕敷重器可保于不墜矣故曰元亨

君子以正位凝命

正兼表裡言齋戒神明内之正也整齊嚴肅外之正也以此立極則有以凝天休而不至墜厥命矣君子以正而凝所受之命猶禹以正而凝所受之実楚子窺禹王孫歸德其曰德之休明

雖小重也其姦回昏乱雖大輕也殆知疑命之意者

初六鼎顛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无咎

此爻象中取象顛趾出否是象初之應四得妾以子又象顛趾出否初象為趾以初應四有顛趾之象然於分雖顛而舊時否惡之積或因是以出以滌舊染之污以取維新之善是顛反為利也猶之良人不偶于妾于礼雖顛而因以得子則為利矣占者如之則因敗為功因賤致貴此所謂否中之得復何咎哉

象曰鼎顛趾未悖也利出否以從貴也

居下應上於分乖矣然可因以去其惡剛越分所以取善從上所以求益亦未為悖也所謂利出否者以九四陽剛為貴初九居下而上從虛心以受其益而已以資其所從貴之義也蓋棄惡二者不容並存既誰取新則不安下而況能舍舊則必得

乎新矣

九二鼎有實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

以剛居中天德在我鼎之有實者也然初六陰柔九二近之是為我仇而有疾者但一以剛中自守壁立萬仞之操有以絕其淫眀比德之黨其何能即之占者如是則以道自淑而不失身于可賤何吉如之

鼎有实慎所之也我仇有疾終无尤也

有德而不慎所與則匪人之比不亦傷乎故交必擇士事必擇人而慎其所之也惟慎所往則鉗谷遠小人而小人自不能近又烏得而浼之故曰終无尤明守身之效也

九三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虧悔終吉

臣之行道也以君循鼎之本实也以耳三居鼎腹之中而具陽

剛之德如鼎有雉膏之實也然以過剛失中越五應上又居下之極處革之時孤介以為貞遺世而獨立不自知其長往之非而偶於避世之士猶鼎耳革而其行塞是以抱負徒存膏澤罔究而為雉膏不食也然以陽居陰終能反之於正而以正自守固不枉道求合亦不果于忘世則君臣有相遇之期抱負有經綸之日方雨虧悔而失君長往之懲悉非其初矣占者如是則得君行道而正位凝命之化可弼其成矣吉

鼎耳革失其義也

君臣之義不可廢也三越五應上所謂不仕无義者矣

覆公餗信何如也

亦君先負其言自獻其君以成其信君之委任臣之期許莫不以正位凝命致治保邦之業為信四既敗乃公事則相期之信

而今果安在哉

六五鼎黄耳金鉉利貞

六五有虚中之盛德而應九二之堅剛得賢臣以為之輔佐鼎黄耳而貫以金鉉也占者吉亨不假言者但利于任賢勿貳无表裡終始之間而已盖五有中德本无不貞利貞以戒占者

鼎黄耳中以為實也

中德在五至于充滿而積实不偏不倚存之為实体无過不及發之為实用此其中以立極而化中之治將達于天下所以取象于黄耳也

上九鼎玉鉉大吉无不利

上承五以宣化佐鉉貫耳而舉鼎者也然以陽居陰剛而能温正直忠厚並行而不悖張歛和易時措而得宜如鼎之鉉而以

玉為之者占者如是則輔理謀猷美善兼至施為化理率措皆宜大吉无不利

玉鉉在上剛柔節也

節者節宣而不過之謂剛而不節則暴柔而不節則懦九陽在上是為居陰其德參和不偏而發揮于治理自無非剛柔並用之道發皆中節率无太過此所以比德于玉歟

☳☳ 震下震上

震亨震來虩虩笑言啞啞震驚百里不喪匕鬯

陽之始生有震動奮發之意二体皆震故其名不易焉危者使平易之道也能震則自有亨道故人於平時誠能戒懼修省為難于其易為大于其細愼如事變之來而戒然危懼則以危入者以安出福履雖綏而不言自如矣雖有事變之来極天下之

可畏者然吾貞一之操堅定之性自有鎮重而不撓者无所恐惧疑惑而動其心如雷震驚遠惧邇而主祭者自不失其常度也震亨之象如此先辟虩虩事業皆自兢兢中未知惧則安其理然也

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

震来虩虩雖未即能獲福然敬慎不敗乃所以致福也若謂无傷其福將長若謂无害其禍將大矣咲言啞啞者盖以恐惧之後事变已然裁度之有成算區處之有常法故能從容笑樂不失其則有則則安而不惧矣

震驚百里驚遠而惧邇也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為祭主也

此以天威之大喻事変之大者雷動域中遠者卒聞而動于外邇者駭听而惕于中此天変之最可畏者使事変若此其可畏

亦甚矣當此遠迩驚惧之時長子主祭而不失匕鬯則其所養定矣此其持重之心真足以擔當天下之大事鎮静之德真足以主持天下之綱常以此主祭而為宗廟社稷祭主必能衍宗社于无疆矣不亦可乎此承長子一事而賛美之非彖辭本意

君子以恐惧修省

震不專指天変恐惧以啓修省之端修省以致恐惧之実身心交致君子所以弭変之道也恐惧者无敢戲豫无敢怠荒戰兢惕厲而所存者莫非敬天勤民之心也修省者修吾之慝省吾之愆省察克治而所行者莫非敬天勤民之事也

初九震來虩虩後笑言啞啞吉

以下体言成震之主能戒惧者也以全体言處震之初能豫于戒惧者也故其占為恐惧修省則憂勤于始而逸豫于終其吉

可知矣

六二震來厲億喪貝躋于九陵勿逐七日得

以柔乘剛是有所以凌迫之者或遇強梁之人或當艱阻之事柔而處此能无恐懼疑惑而動其心乎故當震來而危厲且因危懼之至而喪其貨貝以升于九陵既遠引而退避復觀望以圖安蓋不止危厲而已然以其柔順中正持重謹密有所存而能不忘堅忍寧耐有所埋而能不亂一時遭遇事變不免恐懼惶惑後來時過事已終不失其常度而所喪者將不求而得矣億喪貝與不喪匕鬯正相反昔人謂有墮甑弗顧之達當有去珠復還之理六二柔順善于處人中正善于守己其始之危厲而喪貝者一時事變所迫或不能不失其常然柔順中正終是有主張的人故後來圖回處置而終不失其常度矣

六三震蘇蘇震行无眚

當震時而居不正是履危處變既不能恐懼修省而為行險之行所謂安其危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故患日益深而志意精神且消阻而渙散矣蘇蘇言不能立也此非改行其何能淑故戒占者能因懼而改行去不正以歸于正則以危入者以安出終可以无懼矣

九四震遂泥

遂者无反之意處柔失剛健之道居四无中正之德又陷溺于二陰之間載胥及溺不能自振程傳所謂處震懼則莫能守欲振動則莫能奮故震驚益甚遂泥而不復起矣

震遂泥未光也

居險能動則出乎險之外矣若震而遂泥則終于曖昧局促豈

後有光明景介乎

六五震往來厲億无喪有事

以陰居尊既无濟世之具又處震時且當危急之日故臨事多危往來皆厲无時而不震惧也然以其得中則雖不足于制变之才而实不虧其自守之善故国势人心犹未至有土崩瓦解之患且資理兴邦之策補偏救弊之功或得以振起而作為也事者自震而有為者也因惧而失守既无所喪必能有為矣

震往厲危行也其事在中大无喪也

陰柔處震才不足以制变宜其行之危矣其所以有事者以其在卦之中德犹足以自守必能恐惧修省以為武功文德之圖天下事尚何為也故言大无喪豈止无喪而已哉

上六震索索視矍矍征凶震不于其躬于其隣无咎婚媾有言

陰柔處震極无以制変故其氣索如其視矍如惕于中而形于外危惧之甚也其凶必矣然此由其不能早見預待以致禍耳誠能恐惧于未震之時脩省于在鄰之際豫嚴桑土早備衣袽則先事有備後事无患矣然防患于未然固可以免切身之禍但時處于震極終不免于言語之傷然不足為咎也不震則凶于鄰无咎可見備之不可不早矣

雖凶无咎畏鄰戒也

防之于未然者易為力制之于已然者難為功戒方在鄰而戒先畏之則必不入于畏矣弗畏入畏凶其能免乎此豫之道[illegible]也

䷳ 艮下艮上

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

天下之道莫不有止〻所當止須主静工夫做來誠能會道于止而約之以心求止于心而主之以静精以請其純一以踐其实而於天命人心之精微極致處有以止其所而不遷則止于所當止如人之艮其背矣夫止于所當止則心與止爲一而止之外无心〻之外无物故見静而无事之時則渾是一團太虚純是一團天理廓然太公更不知吾身之有嗜欲而凡身之視听言動一付之无心而不動于形氣之私矣盖只見道理不見自家故不有其身也由是動而接于事物〻惟太虚之流行天理之順應隨他事到吾手一推以當然極致之理變之闔闢經权惟理是主而凡人之毁譽予奪皆所不恤矣盖只見道理不見他人故行其庭不見其人也夫内而忘己心純于静〻固止也外而忘物心純於動〻亦止也動静皆定内外兩忘則无一

時一事不合于理有以尽已性而立人极矣復何咎哉先儒謂看一部楞嚴經不如看一艮卦周子之主靜程子之定性皆在艮卦依貼出来

艮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

艮者止于事理而不遷之謂時乎當止則止即其當止之所也時乎當行則行即其當止之所也誠能時當止也則萬感俱寂心同太虛而无心其止固以時也時當行也則物来順應情順萬事而无情其行亦以時也夫時行時止而不失其時則動靜皆定而本心融然心之全体无一毫私欲之蔽心之妙用无一毫物欲之累虛明洞達而顯以昭著盛德大業自有不可掩者矣其道不亦光明乎夫止以其時止固止也行以其時行亦止也此可以見艮止之義矣

艮其止止其所也

人之一身惟背爲止物〻[illegible]各有當止之地是其背也誠能以靜爲主而於人倫物理之一極知之明守之固而无一毫私僞以雜之則所止者莫非天[illegible]人心之正而爲止其所矣蓋吾貴于能止而止之必以其所[illegible]以爲得所止之道也

上下敵應不相與也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也

此以卦畫言之卦之上下[illegible]交陰陽各以敵應而不互相爲偶有各止其所之義矣惟能止其所則天理爲主而物欲不行是以靜虛動直忘己忘人而可以无咎也

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

兩山並峙各止其所有艮之象天下萬事萬物各有當止之位位者義理當然之極隨時隨分而各有在者也人之不能止者

弗思耳君子必求諸心而思止於其所如耳目則思聰明之德如父子則思慈孝之道其未止也思以欽厥止焉其既止也思以安汝止焉則所思皆道所止皆道而自不至于出位矣君子止于其位而必看一思字可見求止工夫全在心上做起故曰艮之斈心斈也

初六艮其趾无咎利永貞

質本陰柔有貞靜之守時居艮初正時止之日故能以理自止而率履之不妄者也既止于理則行无過舉又復何咎此固爲得正矣然陰柔雖爲能止之質但陰性恐非固守之質故又戒以永貞言當止于其初尤必守于其後艮止之操執之以終身可也

艮其趾未失正也

當止而上此上之所在也止于其初慎動而不妄則不失其正矣此其所以无咎歟

六二艮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

腓躁動之物二當其處而居中得正焉能制心制事而動履不苟者也故爲艮腓之象抑己善矣但二之與三本有相隨之義則當有相成之善者也然三以過剛居上二以陰柔居下不能往而拯之過莫與規善莫與功則危而不持顛而不扶焉用彼相三之不感二亦與有責焉是以其心不快

不拯其隨未退聽也

進言在二听言在三三既不能虚心以受善二亦无如之何也

爻辭咎二象兼咎三亦交發之義

九三艮其限列其夤厲薰心

限是一身関要處所不可止者也凡止之道貴乎順時之宜而不可膠于一定九三當限之處而以遇到不中處之知止而不知爽不能因時以順動隨事以處宜所謂執一不通膠固不達者如此則物情睽絶事体乖離用於心橫于慮不安之甚不止不快矣故其象如此

六四艮其身无咎

六陰爻有靜止之德四陰位當靜止之時故能時止而止而不妄動以逐于物欲此身之主於退藏之密約此身之動于有王之處不與事而紛紜不隨此而膠擾艮其身也如是則靜而不失其時私欲不撓而其道光明矣又何妄動之咎

艮其身止諸躬也

躬即身止即艮所謂以訓[illegible]什文詞

六五艮其輔言有序悔亡

言中倫〻謂義理之次第此所謂序即倫序云五當輔處而以陰居陽似不无口過者然以其得中心亦安靜而言不妄發其彰諸要訓播諸渙汗者莫不中乎時宜合乎義理故為艮輔而言有序如此則言寡尤而其出不悖其來无違夫何悔

艮其輔以中正也

心定者其言安以舒以其得中故內斯靜專而言不妄發

上九敦艮吉

此艮字與卦同以陽剛居止之極德性堅定真積力久故能動靜各止其所而終始不渝其心敦厚于止者也如此則德盛仁熟而其道光明殆止之最善者故言

敦艮之吉以厚終也

昧于所止者不足以言艮鮮克有終者不足以言敦上以陽剛而止極其操存也固其涵养也熟厚于終无間于始此止之純篤者故曰敦艮吉

☴☶ 艮下巽上

漸女歸吉利貞

卦德下止上巽其未進也能自止而不求進其方進也又巽順而不苟進故名漸進以其漸莫如女歸故占者誠能上進以漸如女之帰焉則其進也以礼其出也不苟可以有為而得吉矣然謹于進止之間而或不能審于出處之正者亦有之矣如李穆有羔羊之節乃從梁冀之辟龜山一代大儒亦應蔡京之召雖非不漸然亦非正矣始進之初大節攸係故又以利貞戒之

進得位往有功也進以正可以正邦也

凡爻當位者謂之得位卦自渙來九進居三又自旅來九進居五皆陽上進而得陽位也進得其位則建功立業之本於斯而植必足以涉世而成功矣所以然者何也蓋陽得陽位則是君臣之進皆得其正君以正而立極臣以正而調元則治本端而萬化出以此正邦而百官萬民莫敢不一于正矣不其往而有功乎進得位就是正但上就爻位說正意未明故下發出正字以見得位之所以有功得位以正貞也正邦有功則貞无不利矣

其位剛得中也

承上文卦變固有得正之義又卦体九五以剛居中則其本諸身措諸政者一皆剛而不過惑而不徧有發強剛毅之善无太過不及之差君道之中者也中則无不正矣故利貞

止而巽動不窮也

上曰漸之進也只釋卦義而已未發明所以為漸也故復推之止則亦進之日恬退无求巽則方從之時舒徐不苟夫既自重而无求進之心又慎動而无妄進之失以此尚往必能得位而有功進正而化邦矣其動寧有窮乎卦名以漸蓋取諸此

山上有木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

木以漸而高有漸之象居德者以善自淑善俗者以德及人德必積累而後成俗亦漸磨而後善故皆以漸為貴

初六鴻漸于干小子厲有言无咎

始進无應是孤臣在下而未獲乎上者故有于干之象占雖厲而有言然時位使然不以為咎聖人之不急于進也如此洛陽少年不善處窮則失于干之義矣

六二鴻漸于磐飲食衎衎吉

以柔順中正之德漸進于上而有九五之應德高而位尊任專而祿厚居之无疑享之无愧如鴻漸于磐而飲食自適也占如六二則祿與位之俱隆且將化能善俗功成正邦矣其吉何如

飲食衎衎不素飽也

或无德而倖進或无功而黷進則祿不以道難乎其能安矣二以德而欵用又以漸而上升其祿以道亦何愧哉此所以衎衎也

九三鴻漸于陸夫征不復婦孕不育凶利禦寇

過剛不中而无應其進也剛愎自用冥行失宜人莫之與无以安其位矣故為鴻漸于陸其占在丈夫則恃壯用罔人心乖離非所以自全也故征行不復在婦人則陰陽失和无以成其生

育之功故雖孕不育此占之作內作外无一可者凶凡此皆過
剛之害然自處貴柔禦暴貴勇使以此過剛而禦寇則威以制
變勇以備奸宄爲利耳君以此漸進則豈宜哉
夫征不復離羣醜也婦孕不育失其道也利用禦寇順相保也
俱作離原說征不復者以其剛壯自用遠衆往去與羣醜爭離
違之以殺其軀而已故雖征不復孕而不育者以其陽盛陰微
有傷太和而非生育之道也順謂與人同心協力以剛禦寇則
有以奮折衝之威鼓三軍之氣相與一心戮力以相保護而寇
不足畏矣若剛不足必先自潰何相保之有
九四鴻漸于木或得其桷无咎
以陰柔而乘九三之剛是其質本柔而或遇強梁難制之徒或
當艱危難處之事如之何其能安然以柔順而居巽体順則不

忤于人情巽則善察乎事理或能叵處囚四而消弭其患是雖所遇不易而終可免責也故象如鴻漸于木或得木中之桷而稍安者占者如之則始雖危而終得所安矣何其咎

或得其桷順以巽也

四体柔順又居巽体順則謙冲和易巽則沉潛縝密故能善處事變而得其所安非順則乖于事非巽則踈于謀其能轉危而安者鮮矣

九五鴻漸于陵婦三歲不孕終莫之勝吉

陵者居尊之象然君待臣以弘化猶夫待婦以生育六二正應在下而為三四所隔小人間君子故先輔而處勢危三歲不孕之象也然二五正應三四妄求後来數窮理極則二五終必得合而三四終莫之勝夫占者如是則上下交而德業成可以正

邦而有功矣故吉

終莫之勝言得所願也

得賢以弘化人君之所深願而不可必得者今既二五相應則

君得臣而万化行夙昔之願酬矣

上九鴻漸于逵其羽可用為儀吉

上九漸進之極冥飛遐舉超然物外而不為世用出于雲逵之

上者也此高蹈之士若无益於世者然清風高節有以起懦而

維風潛德幽光有以廉頑而起懦為世典刑而不為无用如鴻

羽毛之潔足為旌旄之用者也夫以道德為光而不以爵祿為

榮出乎人位之外而有維持世教之功其吉宜矣

其羽可用為儀不可亂也

志慮高潔而功名富貴不足以累其心故其志可則使志可得

而乱又安可用爲儀哉果由脱迹首陽高卧只看他何等脚根
何等氣節

☳☱ 震上兌下

歸妹征凶无攸利

漸言女歸此名歸妹言歸在妹所以別於女歸也以少從長以悅而動是女子情勝而不復計其匹偶之宜礼聘之勤所謂男女之正婚姻之時胥失之矣故卦名歸妹卦旣非正而況卦之諸爻自二至五旣非其正三五以柔乘剛又非其正故其占爲女子之求歸而征也潰礼教之防起淫奔之漸穢德彰聞終身汚玷何凶如之且女之无良惟家之索何所利哉征凶是初歸時无攸利是後來不好

彖曰歸妹天地之大義也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歸妹人之終始

也

陰陽交感生人物之萬殊本是天地一段大道理歸妹而男有室女有家即此道理就是天地一大義也蓋天地不交則氣化息男女不交則形化滅故歸妹者雖為女道之成終而實生育之事肇端于此是乃人道之所由始也歸妹之所以為大象以可見矣此就卦名說出道理所謂信手來佛上真者

君子以永終知敝

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也男女之合其始苟不以正君子逆知其後來必不可以久而乖離潰亂之禍甚至不可救藥矣此正始刑家之道君子所以獨至為推之凡事先不然者盍言謀始歸妹言永終体易之功密矣

初九歸妹以娣跛能履征吉

娣即媵之謂初本居下分之卑也上无正應莫之偶者故其帰為娣之賤身既為娣雖脩何為故有陽剛之德亦不過檢束其身以承助其嫡不能大成內助之功如跛能履无能遠到也然就其分已自无失矣故所行亦為善征吉

帰妹以娣以恒也跛能履吉相承也

女德以恒為主陽剛在女子為沉毅之德故以恒名之初雖為娣然有陽剛常久之德其分雖賤而其德則賢不可謂非女之良矣故謂之跛能履吉者正謂其有此恒德終能承助其君以彰明婦順此其所以吉小星之詩曰肅肅宵征夙夜在公得相承之象矣

九二眇能視利幽人之貞

陽剛得中窈窕淑女而所偶非其人則刑家无主而內助之功

不能大有所成故象如眇能視不足以有明也占者值此以仕進則所遇非賢君猶女之所配非賢夫也故但當直己守道而含章不出乃為利耳昔人謂君子守身當如女子幽人之貞其戒深矣以命言則初薄于二以德言則二賢于初然不能大有所成一也初也為娣其孔子之委吏乘田乎二也非配其孔子之魯哀魯定乎

利幽人之貞未變常也

未變常即初之恒字其在幽人則固守其德而不變平生之所守也其諸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者

九四歸妹愆期遲歸有時

陽則女之貞淑者也居上体女之貴重者也然以未有正應故不輕于從人而寧過其婚嫁之期然其所以愆期者非不歸也

志在遲歸以待良偶之有時其期者婚嫁之常期時者佳偶之良會期可愆而時不可失故待時而愆期女子之不輕自用也君子以道自重待時而出者似之三十遲歸梁鴻獲配孟光其四之謂矣

愆期之志有待而行也

點出志字明非不行有待而行也

六五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幾望吉

五本居尊而下應六二猶女為帝室之胄而下嫁者也然柔順而中則有幽閒貞靜之德其在內者重則視在外者輕故以實德為光輝不以文飾為容飾是帝乙下嫁而君之袂反不若娣之袂更為良也夫女子貴飾者乃上皆然今尚德而不尚飾則女德无所不備而其盛蔑以加矣故象如几望之月言德之充

滿積実也內助之功宜家之善占之所必至矣故吉

其位在中以貴行也

德之所貴者中故以中爲貴凡能把外面許多豔麗侈大的輕看須是內面有箇貴重華美的祇當得他過方能如此周子所謂天地間有至尊至貴可愛可求而異乎彼者見其大而忘其小焉耳五居上体之中而有中德其身心所具莫非幽閑貞靜之德而所貴者在我故以此而行自然以禮義爲光華而不以衣飾爲文采又何有于袂之良乎

易意參疑外編卷之五終